

卷之四



梅溪先生後集卷第二十七

雜文

游天衣詩序

紹興戊寅冬十有一月己卯日南至後二日游天衣者  
八人皆前進士宦游于越者黎明戒裝集于賀監之故  
居天氣既佳愛日初長籃輿出蠡城之南道乎稽山之  
陰徜徉乎秦望鑑湖千岩万壑之間有松陰十里林麓  
靜深山轉徑迂烟藹出沒初行若迷俄有鍾磬聲出乎  
翠微之端盖天衣寺也十峯堆秀双澗涵碧朝陽法華  
二峯尤蒼然蘄絕乎其中寺有唐人李泰和徐季海元  
微之白樂天李公垂諸作者詩文其碑刻尚無恙有化



身普賢飛來銅像蕭梁衣鉢雙鳥故事緇徒頗能道之  
方杖屨尋幽有府吏將使君之命餉以百榼既拜賜有  
奉杯而言者曰今日之集蓋不偶然也昔王謝蘭亭之  
遊群賢少長畢集可謂雅會矣然賦詩不就者十有六  
人豈若吾侪臭味之同游後之勝乎白衣之來非王洪  
之酒乃楚元之醴也歡其可以不記於是率白飛觴唱  
酬交作雜以諧笑咸有餘適僧有勸游雲門者夕陽薄  
山遂不果往乃舍車聯騎探梅而還晚集于泮宮飲文  
字也初登山某首賦一章同行即席而和既而吟詠者  
多不記篇目遂列書于招提諸公命某序之

送喻叔奇尉廣德序

韓退之之留孟東野也其詩有曰昔年因讀李白杜甫  
詩長恨二人不相從吾與東野生並世如何復躡二子  
蹤某初疑退之言為夸及觀城南諸聯句豪律險恠其  
筆力畧相當使李杜復生未必不引避路鞭也然後知  
復躡之語為非過又讀其末章有曰吾願身為雲東野  
變為龍四方上下逐東野雖有別離無由逢於是又知  
二公心相如氣味相得至欲相與為雲龍而不忍有離  
別真可謂古之善交者某丙子冬與繡川喻叔奇同舍  
上庠一見如故明年同登太常第又明年贊幕會稽叔  
奇來游大帥王公嘉其為人屈以攝職予遂獲朝夕而  
論文賦詩相得愈厚蓋嘗統百日唱和無慮百數篇叔



奇之詩清新雅健有晉宋風味得韓公之豪無東野之  
寒予不逮遠甚然予二人者有唱必酬殆亡虛日樽酒  
細論文之外語不及他亦庶幾復躡古作者蹤矣會叔  
奇赴官桐川行甚遽予惘然惜別行觴既開驪駒在門  
於是誦醉留之篇歌雲龍之句且贈之至若清白且處  
已忠勤以蒞事不枉道苟合以干進茲固叔奇素季而  
優為者亦某之所素期而深望者姑小試於筮仕之初  
奉旨周旋於終身出處行藏之際其為復躡古人之蹤  
又不止乎絺章繪句間也叔奇勉之紹興戊寅吉日東  
嘉王某序

送葉秀才序

古鄉誼理之季甲於東南先生長者聞道於前以其師  
友之淵源見於言語文字間無非本乎子思之中庸孟  
子之自得以詔後季士子群居季校戰藝場屋筆橫渠  
而口伊洛者紛如也取科第登仕籍富貴其身光大其  
門者往往多自此塗出可謂盛矣然君子之季為道小  
人之季為利談誼理而媒青紫果為道乎為利乎吾聞  
洙泗之徒有堂堂乎張者欲季干祿夫子不以其祿之  
不可干而闢之也而告之曰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  
矣古人之季也謹言行而祿自至修天爵而人爵自從  
所謂誼理者在是予假守楚東鄉人葉生處和者亦客  
將是邦每暇日過予於郡齋音琅然而可聽議論粲然



而成文仰其所蘊皆吾鄉師友淵源之孝也處和早喪  
二親能刻苦自立友愛諸弟急難之念不頃刻忘懷其  
於所孝豈口耳云者今將之武林就秋賦求贈言以行  
吾謂生之孝問議論文采取一第不足道贈人以言而  
勉之科第是亦利而已矣何異市井相與言耶若夫謹  
言行而祿在其中脩天爵而人爵從孔孟所謂義理者  
在是應子之第雖不足道亦不能外是而得之也敢不  
以告乾道乙酉五月二十二日永嘉王某序

蔡端明文集序

文以氣為主非天下之剛者莫能之古今能文之士非  
不多而能傑然自名於世者亡幾非文不足也無剛氣  
以主之也孟子以浩然充塞天地之氣而發為七篇仁  
義之書韓子以忠犯逆鱗勇叱三軍之氣而發為日光  
玉繁表裏六經之文故孟子闢楊墨之功不在禹下而  
韓子能排異端攘斥佛老之功又不在孟子下皆氣使  
之然也若二子者非天下之至剛者歟 國朝四葉文  
音尤盛歐陽文忠公徂徠先生石守道河南尹公師魯  
莆陽蔡公君謨皆所謂傑然者文忠之文追配韓子其  
剛氣所激尤見於責高司諫書徂徠之氣則見於慶曆  
聖德頌師魯則見於頴與范文正同貶之書君謨則見  
於四賢一不肖詩嗚呼使四君子者生於吾夫子時則  
必無未見剛之歎而乃同出於吾



仁祖治平醇厚之世何其盛欤夫以臺諫之風采朝士  
莫不畏其筆端自侍從而下奔走伺候其門者紛然也  
文政鄙陽之貶余尹歐既與之同罪矣蔡公乃於四賢  
相繼黜謫之後形於歌詩而斥為不肖羞其見搢紳之  
面而辱甚市朝之捷則公之剛又可知也某初見其詩  
於張唐英所撰

仁宗政要甚歎慕之其後見公文集乃沒而不載竊以  
為恨乾道四年冬得郡溫陵道出莆田望公故居裴回  
顛嘆而不忍去入境訪公遺迹則首見所謂萬安橋者  
與大書深刻之記爭雄且深惜其有濟川之才而不至  
於大用登愛松堂九日山則又見公之詩與其真蹟猶

在凜然有生意如見其正顏色坐黃堂時也蓋公至和  
嘉祐間嘗兩守是邦至今泉人稱太守之賢者必以公  
為首求其遺文則郡與李皆無之可謂缺典矣於是移  
書興化守鍾離君松傳君自得訪於故家而得其善本  
教授蔣君雖與公同邑而深慕其為人手校正之鋟板  
於郡庠得古律詩三百七十一奏議六十四雜文五百八  
十四而以四賢一不肖詩置諸卷首與奏議之切直舊  
所不載者悉編之比他集為最全且屬予序之子曰端  
明公文章文忠公嘗稱其清道粹美後雖有善文詞好  
議論者莫能改是評也予復何云然竊謂文以氣為主  
而公之詩文實出於氣之剛八則為謇諤之臣出則為



神明之政無非是氣之所寓李之者宜先涵養吾胸中  
之浩然則發而為文章事業庶幾無媿於公云五年十  
月永嘉王某叙

跋陳忠肅公手帖

忠肅公心畫勁健類其為人公孫德齡子同年也文翰  
有家法他日必能嗣其風烈紹興辛巳孟冬

跋李仲默詩

仲默子姑之子也與子同年生少子二十日自總角同  
筆硯相得最甚弱冠從林先生師禹於金谿時大梁孫  
晴子尚游吾鄉年少有俊才能歌詩予二人辱與之交  
遂各出所作詩編為集閱歲既久謂以失之至隆興甲

申夏四月壬戌予兒聞詩暴蠹書得舊稿遺墨如故而  
子尚在鬼錄已二十餘年仲默化去亦一星終矣予流  
涕讀之仲默詩雖不多然皆憂國傷時慷慨奇男子語  
使天假之年有祿位于朝擢其素蘊決不為脂韋軟孰  
輩也舊游從者八人有八叟之號仲默號勁叟其後劉  
銓全之鎮長方毛宏叔度與予皆相繼塵忝仲默才氣  
不在人下獨不霑一命而死悲夫予因錄其詩詞凡二  
十六首及予和仲默與孫子尚姜清叟二詩于後示其  
子微俾家藏之以貽後人

跋温公帖

温公盛德大業非東坡大手筆不能形容措因於太山



之安今於流水之原後人欲識元祐之治其大要如此  
乾道乙酉後重陽六日

又

孟子曰欲為君及君道欲為臣及臣道 觀宣仁所問  
温公所對可謂各尽要道真堯舜君臣也乾道改元後  
重陽一日

跋二劉帖

二劉先生直諒多聞如西京子政歆輩不足多也敬觀  
心畫如見偉人丁亥十二月書

跋王俞判植詩

秦氏以國事離非和也三綱五常之道滅矣何足語

春秋當時士大夫能力爭者無幾惟胡君邦衡慨上請  
劍之書至今讀之令人增氣且令後世不謂我宋無人  
可謂有功於名教矣王君十詩引春秋尊王以譏切時  
事隨矣然於邦衡紙為小吏寡謀豈詩人之語固自有  
深意耶乾道三年七月十四日書

跋余襄公帖

某自知知慕四賢之為人頃守番陽祠范文正公而記  
之過夷陵謁歐陽文忠公祠而賦詩有慶曆四賢今見  
兩之句茲至鄂渚又獲觀余襄公之勁畫如見其風采  
動朝端時亦足以慰平生之所慕矣

跋馮員仲帖



員仲天下士也負有用之才懷許國之忠而不獲究其  
萬一命矣夫雖困於讒而死於不幸然知己數公皆一  
代之傑亦可以無憾矣其徒陳君季習出示詩文手帖  
流涕讀之乾道三年六月

跋霍懷州傳

予每嘆金虜之禍中原比唐安史之亂為甚唐守土之  
臣死事者頗多靖康間獨寡寡無聞何耶今始見何子  
應作霍懷州傳捨生取義名節凜然可與睢陽二公同  
稱烈丈夫矣丁卯四月

跋王夷仲送行詩軸

夷仲校書子同年兄也成事文章皆過人一等三年間  
兩見之于双溪慷慨論世事相勉必以名節予守夔子  
夷仲游道山同年梁介子紹過夔得其書梁論館閣人  
才以夷仲為稱首既而以勇退聞夷仲之退豈果為病  
邪嗚呼萬里面目書墨猶未乾而夷仲死矣其子過雲  
川出館中送行詩讀之流涕端人不易得非區區交友  
之私也乾道三年十月十日書

跋杜祁公帖

杜正獻公號清白宰相見其心畫令人起敬如見其正  
色立朝時也乾道戊子孟夏書

跋蔣元肅夢仙賦

樸鄉子作夢仙賦詞新意古超出翰墨蹊徑外蓋司馬



長卿賦大人李太白大鵬之類可謂飄二有凌雲氣宜  
與神游於八極之表也然予鄙陋之文何足以當之其  
亂日讀故書期以十年乃敢請所未見非樸卿自謂也  
蓋勉予所未至抑亦詞人勸百諷一之旨耶乾道己丑  
八月二十二日

跋張侍郎帖

張公子翁一代儒宗李者所共尊仰其恨不識之吾鄉  
陳君開祖以李問文采受知於公為最厚其子出示手  
帖二十紙凜然正直之氣見於詞翰間愛其人敬其書  
勢以適聞久而後歸之乾道己丑十月二日

跋嚴伯威墨蹟

僧嚴公字伯威温州樂清人予祖母賈氏兄也性敏悟  
道行孤潔李蕪禪教為緇林所推重州郡迫以住持終  
身不就博通儒李尤工詩文識者謂不減惠勤道潛之  
流第無知已如歐蘇二鉅公耳游戲翰墨亦極其妙每  
片紙出入爭宝之有集曰潛澗卒于政和壬辰至乾道  
己丑五十有八年矣有橫陽章彬秀才得其所書唐宋  
詩八幅至泉南以獻于郡博士蔣君雍見而奇之請刊  
于泮宮以廣其傳陳教授登予同年進士最善書亦謂  
近世所無也冬十一月戊午書

跋孫尚書張紫微帖

孫公尚書四朝文傑張公紫微當代才子孫尤長於簡



又張翰墨妙天下其晚輩恨不識尚書公比守雲川得  
公二書時年幾九十而詞源筆力不衰如此張帥長沙  
某移書求貢院字筆畫雄健用於湖泉二州觀者壯之  
其所答書詞翰俱絕明年二公皆在兗錄其既不獲瞻  
尚書之履又嗟紫微郎之不永世見其蹟思其人軸而  
藏之欲刻未果石似之察判見而喜之假之以歸刊於  
其家以廣其傳可謂樂善好事矣乾道六年三月庚午  
書于泉南郡齋

曰義堂銘

郎莫君子蒙將漕湖北永堂名於過客王某以曰義名  
之銘曰

部使者之職莫重於計臺居是職者以桑大夫之心計  
劉士安之鞭笞為善理財一於財而不以義特聚歛之  
臣尔非特為民之蠹是亦為身之災易曰理財正辭禁  
民為非曰義居是職坐是堂而無媿是名者其賢矣哉

鑑湖說上

東坡先生嘗謂杭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目某亦謂越之  
有鑑湖如人之有腸胷目腎則不可以視腸胷秘則不  
可以生二湖之在東南皆不可以不治而鑑湖之利害  
為尤重昔東漢太守馬臻之開是湖也在會稽山陰二  
縣界中周回三百五十餘里溉田九千餘頃湖高田丈  
餘田又高海丈餘水少則泄湖歸田水多則泄田歸海



故會稽山陰無荒廢之田無水旱之患者以此自漢水  
和以來更六朝之有江東西晉隋唐之有天下與夫五  
代錢氏之為國有而治之莫敢廢也千有餘年之間民  
受其利博矣又矣至 國朝之興始有盜湖為田者然  
其害猶微盜於祥符者總一十七戶至慶曆間為田四  
頃而已當是時三司轉運司猶切貴州縣使復田為湖  
自是而後官吏因循禁防不謹姦弊日起侵盜愈多至  
于治平熙寧間盜而田之者凡八千餘戶為田蓋七百  
餘頃而湖侵廢矣然官亦未嘗不禁而民亦未敢公然  
盜之也政和末有小人為州內交權幸專務為應奉之  
計遂建議廢湖為田而歲輸其所入于京師自是姦民  
豪族公侵強據無復忌憚所謂鑑湖者僅存其名而水  
旱災傷之患無歲無之矣今占湖為田蓋二千三百餘  
頃歲得租米六萬餘石為官吏者徒見夫六萬石之利  
於公家也而不知九千頃之被其害也知九千頃之歲  
被其害而已而不知廢湖為田其害不止於九千頃而  
已也蓋鑑湖之開有三大利廢湖為田有三大害山陰  
會稽昔無水旱之患者鑑湖之利也今則無歲無災傷  
蓋天之大水旱不常有也至若小水旱何歲無之自廢  
湖而為田每歲雨稍多則田已淹沒晴未久而湖已枯  
竭矣說者以為水旱之患雖及於九千頃之田而公家  
實受湖田六萬石之入嗚呼其亦未之思也夫災必訴



訴必檢檢必放得湖田之租失常賦之入所得所失相  
去幾何官失常賦而以湖田補折之猶可也九千頃之  
民田其所失者不可計其何以補折之耶王者以天下  
為家其常賦所入亦廣矣豈利夫六萬石之入而以病  
民耶沉湖田之入在今日雖饒而他日亦將同九千頃  
而病矣使湖及廢而為田則湖之為田者其可耕乎今  
之告水旱之病者不獨九千頃之田也雖湖田亦告病  
也况他無鑑湖則九千頃之膏腴與六萬石所入之湖  
田皆化為黃茅白葦之場矣越人何以為生耶此其為  
大害一也鑑湖三百五十八里之中蓄諸山三十六源  
之水歲雖大澇而水不能漲越者以湖能受之也今湖  
廢而為田三十六源之水無吞納之地萬一遇積雨浸  
淫平原出水洪流滔天之歲湖不能納水無所歸則必  
有漂戶舍敗城郭魚人民之患嘗聞紹興十有八年越  
大水五雲門鄣泗堰水高一丈城之不壞者幸也假令  
他日湖廢不止於今而大水甚於往歲則其為害當如  
何此廢湖為田其為大害二也自越之有鑑湖也歲無  
水旱而民足於衣食故其俗號為易治何以知其然也  
以守令而知之也自東都以來守會稽令山陰者多以  
循吏稱見於史傳者不可一二奉也非昔之守令皆賢  
也蓋民居樂歲之中室家溫飽民之為善也易尔比年  
以來獄訟繁興人民流亡盜賊多有皆起於無年去秋



災傷之訟山陰會稽為尤多非昔之民皆善良今之民皆頑鄙也蓋礼義生於生於飽煖盜賊起於飢寒其勢不得不然耳此廢湖為田不獨九千頃受其病救訟之所以與人民之所以流盜賊之所以生皆此之由其為大害三也自祥符廢湖至今建復湖之義者多矣而湖卒不能復非湖之不可復也蓋異議者有以搖之也異議得以搖之者蓋亦建議者之未能深究夫利害焉耳建議者曰廢湖為田則九千頃被水旱之害湖不可以不復異議者曰九千頃雖被水旱之害而常賦不欠失以湖為田而官又得湖田之利為多湖雖廢而何害且多為異說以搖之此建議者之言卒奪夫浮議者之口使建議者灼然知夫三大利害之所在以折夫異議者之云云則復田為湖有不可得而已也

鑑湖說下

夫廢湖為田有三大害復田為湖有三大利湖固不可以不復也然亦有二難搖於異議一難也工多費廣二難也郡守數易三難也今之占湖為田者皆權勢之家豪強之族也侵耕盜種為日已久一旦欲奪而復之彼必游談聚議妄陳利害曰勞民也費財也失官租也有科率之擾也無積土之地也爭為異說以沮害之官吏方墮於因循苟且之習復為氣力多口舌者之所動移而欲冀成功於歲月之久可乎此搖於異議一難也昔



人常計濬湖之工矣日役五千人濬至五尺當十五歲而畢至三尺當九歲而畢張黼玉夫用工如此之多歷年如此之久其為費如何今越不濬湖而財用猶不給况吳至大之役有不賞之廢耶此工多用廣二難也守今之於郡邑久任則可以立事數易則不能成功况鑑湖之開非一歲一時之所能畢今之為守者或一歲而還或半歲而還易湖之利害不暇問焉能知不能知邊假治其間慨然有志於開復者功未及施而去計已迫矣後來者所見不同復變前議以數易之守而欲吳浩大悠久之役可乎此郡數易三難也湖有三不可不開而厄於三難開是終無策以開之耶某切謂欲遏滙議則不可不自利害於朝廷主之雖異議紛然但莫之卹可也如向者經界之行於天下固有不樂其事而欲動搖之者多矣然經界卒行而民受其利益朝廷主之則事無不可成者况一鑑湖耶彼異議者不過曰勞民費財耳夫勞民費財與無用不急之務則不可如鑑湖之利害如此謂之無用不急可乎自湖之廢也歲多災傷細民艱食今於農事之際募民濬治官出財民出力兩有所利民雖勞而不憚財雖廢而不虛矣彼不過曰官失湖田之租民有科率之擾夫鑑湖之開千有餘歲矣昔無湖田之租有國者不以不足為病豈今日獨少此耶况湖既復而民利與災傷不作而常賦不失民無



凶荒之訴官無檢放之患較其所得與今孰多至若錢  
米之費當一出於官而不取於民竹木之具雖資之於  
民而及酬其直胥吏都有從而擾民者則嚴法令以治  
之尚何科率之憂耶越人多謂湖可開也而土無所歸  
是不難積其泥塗以為丘阜昔吳長文常論之矣今湖  
之側曠地固多擇其利便隨其遠近而丘阜之土非所  
患也欲沮濬湖之計者不過數者之說而皆有以取之  
尚何浮議之卹耶謂日役五十人濬至五尺十五歲而  
畢者蓋通三百五十里之間而計之也某謂今之濬湖  
固未能卒三百五十里之內而及復之也湖自熙寧以  
來建議者立兩存之說有牌內牌外之限今牌尚存而

牌內亦盜而為田矣為今日計者當先定西之湖其  
用工固有問自牌之外當以漸治之可也西費之財自  
本府經畫外又當請於朝乞每歲湖田所入之米以為  
雇工與役之費朝廷捐六萬石之米不足以為多竊越  
得此以辦事則沛然有餘矣欲復田為湖必當選以歲  
月之久有久與之役無久任之守以主之則異議一掃  
而事必中輟是又當請於朝置開湖一司於越命守俸  
帶提率主管之職如勸農孝事之類又命二知縣分董  
之舊日會稽山陰知縣守既職其事則必任其責雖任  
易不常而後來者不得不繼非正術同也蓋職使然也  
又有倅終任以管其事令終任以董其役則責有所歸



又命監司督察賞罰之任湖成之日凡主其事重其役者皆次第加賞如是則湖不患其不復也昔論復湖之利害者多矣莫如曾子固子固之言曰謂湖不必復者曰湖田之入固饒矣此游談之士為利於侵耕者言之也使湖及廢則湖田亦旱矣謂湖不必濬者曰益隄壅水而已此好辨之士為示門向簡者言之也以地勢較之壅水使高必敗城郭者既不可用而欲禁侵耕開告者則有賞罰之法將嘗欲謹水之蓄泄則有閉縱之法杜杞欲痛絕敢田者則拔其苟責其力以復湖而重其罰又有法矣杜杞欲任其責於州縣與轉運使與提點刑獄吳奎或然以每歲農隙濬湖吳奎或欲

禁田石柱之內者又皆有法矣張伯欲知濬湖之淺深用工幾何為日幾何欲知增隄竹木之費幾何使之安出張伯欲知濬湖之塗泥積之何所吳奎又以計之矣欲知工起之日或浮議或搖役夫內潰則不可以必其成張伯玉又已論之矣子固誠能收衆說而考其可否用其可者而在我者潤澤之令言必行法必奉則何功之不可成何利之不可復哉子固昔嘗倅越知鑑湖之利害為詳而其言有足取者故并記其畧有能奉行子固之言而不棄其之兩則湖庶乎其可復不然姑存其說以俟馬太守再生可也

別院省試策問二首



問自古帝王圖天下之大業必貴乎好謀而能斷謀固  
不易而斷為尤難謀之於新固不若謀於舊也然孫權  
之拒曹操吳人以衆寡不敵為憂張昭為定策舊臣乃  
勸權迎之果從其謀其能成赤壁之功建鼎峙之國乎  
謀之於寡固不若謀於衆也然憲宗之伐淮蔡鄉士莫  
隨於議伐之初小大並疑於既伐之後使帝惑群議而  
不任忠臣其能成破賊之功振唐室之威今乎謀之於  
少固不若謀之於老也然世宗欲親征劉昊為道以四  
代之老力諫其行果從其謀其能成高平之捷而北取  
三關乎謀之於下固不若謀之於左右大臣也然澶淵  
之役大臣有欲避其鋒而勸幸吳蜀者當時苟從其謀

天下幾乎其不分裂乎夫國有大疑謀之於舊謀之於

衆謀之於老謀之於大臣可也彼三  
章聖皇帝乃違其所宜從之謀而以之取勝何耶豈群  
謀有不足取而斷之以獨見之明耶抑當時運籌帷幄  
之臣固有出人意表者耶共惟

主上以聖德受禪天下同心戴之蠢茲醜虜尚敢不恭  
天地神人罔不憤怒疆場之事上貽宵旰之憂議者謂  
欲具師以拒之命將以伐之耶則有以力非其敵如吳  
人之懼魏唐人之慮淮蔡者謂宜親屈萬乘以征之耶  
則又慮策非萬全必有異議如顯德景德之臣者彼其  
心皆出於憂國特其所見有不同持不同之論而紛然



於人主之前則謀將孰從而斷將安出耶諸君抱剛直  
憊之患久矣必有奇策可以濟世群試春官蓋得言  
之秋也願詳論前古好謀能斷之君其事孰可行於今  
者有司將采而獻焉以贊 雄斷

問非是功立名之士無以排禍亂而闢土疆非守節死  
義之士又無以折姦邪而扶持宗社二者皆有國之所  
急不可不兼崇而並尚也議者謂西漢有功名而無節  
義東漢有節義而無功名兼之者其三国人才乎如嘗  
即固曄壽之史而攷之三者之說似非至論西京有折  
而不撓號近古社稷臣者有寢淮南之謀懷剛毅之志  
者亦節義與東都有感會風雲上應列宿者有舉三朝

廷投筆取封侯者非功名與三国人才固多矣傑然乎  
其間者殆不過數子蜀諸葛亮固天下奇才也然史氏  
謂其連年動衆未能成功兵械將畧非其所長功名亦  
少貶矣魏荀彧固有王佐風也然論者譏其協規曹氏  
氏以傾漢祚機鑿先識未充其志節義亦少貶矣吳周  
瑜魯肅建獨斷之明出衆人之表智畧俱可稱也然或  
謂赤壁之役瑜獲虛名荊州之借乃肅之短功名節義  
又果能兼之否謂西漢無節義東漢無功名非厚誣與  
謂三国兼兩漢所長非溢美與我 祖宗之世人才輩  
出功名節義為兩全視兩漢三国為遠過自艱難以來  
不惟無全者無能以所長見稱亦已幾視兩漢三国為



有媿 主上側席求賢昔回恢復正有志之士建功立  
節之秋也敢問何以排禍亂而復土疆何以折姦謀而  
扶宗社死者可作其誰與歸願撫前史并  
國朝人才而併論之將以觀諸君筮仕之志

經筵故事

唐書魏證傳太宗問證為君者何道而明何失而暗證  
曰君所以明兼聽也所以暗偏信也堯舜氏闢四門明  
四目達四聰雖有共鯀不能塞也靖言庸違不能惑也  
秦二世隱蔽其身以信趙高天下潰叛而不得聞梁武  
帝信朱异侯景向關而不得聞隋煬帝信虞世基賊徧  
天下而不得聞故曰君能兼聽則姦人不得壅蔽而下

情通矣

臣曰善哉太宗之問魏徵之對也人君以一人之聰  
明接衆多之臣下共鯀趙高朱异虞世基之徒世未  
嘗無然靜言庸違不能惑堯舜之君壅閉不聞乃能  
亂秦梁隋之國者豈不在乎兼聽偏信之殊耶人君  
初未嘗不好治而惡亂亦未嘗不欲用君子而去小  
人然君子卒不能用小人卒不能去者蓋君子獨立  
而無助小人植黨以自私人君將一用君子群小人  
懼其不便於已也必巧為飛謗以中傷之將去一小  
人群小人懼其失所依也必巧為遊言而陰為之地  
人君將訪之左右之人耶左右之人未必不如齊人



之駿即墨而譽阿大夫也將訪之百官耶百官之中未必不如八司馬之譽王州文也將訪之耳目之臣耶耳目之臣又未必不有額叩龍墀如劉廼楚之黨李逢吉也將訪之元老大臣耶元老大臣又未必不陰有所畏私欲納交如張禹之黨王鳳也遂使人君聰明惑亂心無所主君子將用而復舍小人將舍而反用小人之黨日熾君子之勢益孤卒至於在位者小人而空國無君子人主孤立而不自知天下未有不為秦為梁為隋者其始起於偏信之私其終至於禍亂危亡而不可救可不戒哉此四門不可以不關四目不可以不明四聰不可以不達心術不可以不

正君子小人不可以不擇也

唐書李絳傳憲宗嘗對絳稱太宗明皇之盛朕欲庶幾二祖之道德風烈無媿謚號不為宗廟羞何行而至此乎絳曰陛下誠能正身勵已尊道德遠邪佞進忠直與大臣言欽而信無使小人參焉與賢者游親而禮無使不肖與焉去官無益於治者則材能出斥宮女之希御者則怨曠消將帥擇士卒勇美官司公吏治輯矣法令行而下不違教化篤而俗必遷如是可與祖宗合德號稱中興夫何遠之有言之不行無益也行之不至無益也帝曰美哉斯言朕將書諸紳耶詔絳與崔群等搜次右臣成敗五十種為連屏張便坐



臣曰有賢君無賢臣不可以致治有賢臣無賢君亦不可以致治惟臣主俱賢然後可以相與大有為觀憲宗所問與李絳所對可謂臣主俱賢矣帝承肅代德順頹弊委靡之餘慨然有意正觀開元之盛絳所陳皆切一時終戒之曰言之不行無益也行之不至無益也帝夫資英武推誠聽諫聞絳之言而欲書紳非飾虛詞以面褒之而已退能斷然而力行之內任忠賢外誅僭叛唐之威令至於復振皆絳言有以啓之嘗欲相絳官者世突承瓘寵方盛忌其進陰有毀短帝遂出瓘而用絳不疑嘗威夏對延英帝汗浹衣絳故進出帝曰朕宮中所對唯宦官女子歌與卿講天下事乃其樂也又嘗對左右稱絳言骨鯁為真宰相非絳之忠謹不能盡言以啓沃非帝剛明果斷亦豈能受盡言而用之凡絳所言無一不行卒能與太宗明皇號為唐室三宗盛哉使帝能終始行絳言不以小人而參君子不與不肖而與賢不退絳而進承瓘不罷裴度而用皇甫鏘中興之業寧有不終耶臣竊謂致治之君不可不聽諫不可不用賢尤不可不力行又不可不始終如一也

經筵講義

春秋

僖公



臣聞僖公名申莊公之子閔公庶兄也莊公既沒魯有內難子般閔公相繼遇禍季友以僖公適邾遂入而立之僖公即位首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史克作駉詩以頌之能用賢相君臣有道史克作有駉以頌之能修泮宮以服淮夷作泮水以頌之能復周公之土宇作門宮以頌之僖在春秋十二公中實為有道而享國亦長臣竊謂魯之有僖公猶周之有宣王也宣王能復文武之境土中興周室見於大小雅僖公能復周公伯禽之業中興魯國見於曰頌仲尼刪詩而有取焉者蓋以宣王僖公之事有可以為法於後世也然許頌僖公如此為春秋猶不免

乎譏何耶春秋之法責賢者備

元年春王正月

一隱公不書即位繼故也春秋之法繼正而書即位者正也繼正而不書即位是不自正也隱公是也繼故而不書即位者亦正也繼故而書即位必有大惡也威公宣公是也信公繼閔公之難故不書即位以見一正人君能正其始斯能正其終正始之道必先正其心念慮云為不可以不正視聽言動不可以不正出入起居不可以不正左右前後不可以不正以之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正四方其身既正罔敢不正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莊三十二年冬，伐邢。管仲言於齊侯曰：「我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弃也。宴安耽毒，不可懷也。」請救邢。威公從。管仲之言於閔元年救之。今又救之。春秋惡用兵，至書救則善之也。惡中國相侵伐，至攘夷狄則與之也。齊侯往年雖救邢而不能卻狄者，田齊侯不親往也。故書曰：「齊人救邢。」今三國皆稱師者，非將尊師衆也。必三國之君在焉，然不曰「齊侯宋公曹伯者」，不以救邢之師與齊侯也。救者善也。其曰「不以救邢之師與齊侯何也」？狄人伐邢，閔三歲矣。往雖救之而不親往，今雖親往又不急，造其國以救之，方且次于聶北，有逗留觀望之意，致邢為狄所逐，遷于夷儀。齊侯雖有救患之仁心，而無急義之大勇。故春秋雖書救以善之，又書次以譏之。由是見聖人之心，急於攘夷狄而救中國也。

小學講

論語

昔孔子以天縱之聖，講道洙泗之間，群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蓋三千人。弟子記其善言善行，謂之《論語》。垂諸後世，與六經並傳。欲修身者不可不知是書，欲事親者不可不知是書，欲事君者不可不知是書，欲治天下國家者不可不知是書。是書者，造道入德之門，戶窮理盡性之原也。學是書者，當自正心誠意始。



學而第一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人不可以不學故論語二十篇以學為首時過而後學則勤苦而難成故弟子首記夫子之言曰學而時習之時者何人生十年曰幼學夫子年一有五而志於學自十歲以上學之時也十五以上尤不可不志於學也學以時而習則積不以時而習則荒學而時習之則理有所明而心有所見故說說者自內言之也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今有朋焉來自遠方相與講習有直諒多聞之益故樂樂者自外言之也

故學以時則心剛來自遠則名譽彰宜為人所知也而有不知在常人之情知則喜不知則愠喜愠生於知不知其為人也亦少矣君子學足乎已而所樂在內初不愠乎人之知不知此不知而不愠所以為君子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有子者孔子弟子有若也孔子沒弟子思之以有若貌類聖人嘗以事孔子之禮事之矣故有若亦以子稱於論語善事親為孝善事兄為弟孝弟者闔門之懿百行之先也親孝故忠可移於下兄弟故順



丁移於長掖而之至於格上下通初明之四海  
不本於此者堯舜古之盛帝其道至大也孟子稱  
之曰孝弟而已矣堯舜之道不止於孝弟然其所以  
巍巍蕩蕩後世莫及者蓋由其以孝弟擴而充之也  
夫理一而已舉斯心而加諸彼則孝弟者為臣必忠  
為子必順小則必不好犯上大則必不至作亂蓋理  
之必然所謂犯上者如少凌長小加大之類是也茲  
固孝弟者之所不為然臣之事君有犯無隱君或有  
過下得不犯類而諫則所謂犯上者固亦有之是蓋  
出於不得已非  
亂則必  
故曰未之有也所謂作亂者

五刑逆

謂之作亂也凡事君下

不此

可謂之作亂也  
謂之作亂可也蠹國害民謂  
之作亂可也盜國家之名器者謂之作亂可也竊人  
室之福威者謂之作亂可也作者蓋屬階已生而有  
必亂之理在家則為賊子在國則為亂臣此固孝弟  
者之大罪人其心必不好之亦理之必然也

憲政第二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此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之學者為已非止乎為已也學既足乎已行其所  
斯可以為人故先之以學次之以為政學與政  
物願所學者如何爾學帝王仁義之行月為



霸者刑名之術則為刑政之  
為政以德是帝王仁義之學也

其行所學於為政之時耳正其

之北辰北辰嘗居其所而眾

衆為而治而天下共尊古

文武是也爾雅曰北極謂

大之中以正四時以其居

四時故曰辰也書天文志

大之常居也

王後集



世